

美神

程显谟

贵州人民出版社



27
32

奠 神

程显谟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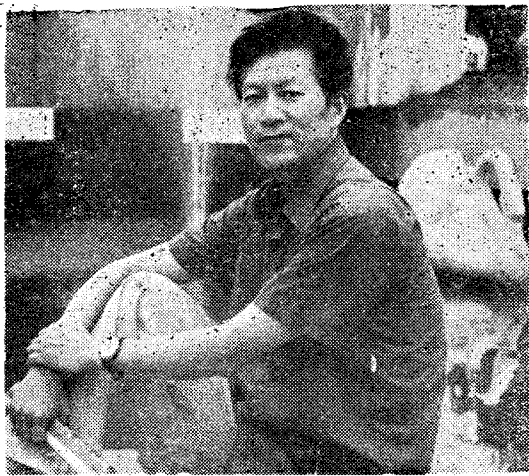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 4.875印张 99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

书号: 10115·736 定价: 0.87 元



作者近影

目 录

舍身崖畔的美的雕像.....	杨 牧 (1)
----------------	---------

高 原 回 声

高原雨.....	(9)
大溶洞.....	(11)
草场上.....	(14)
高原湖.....	(16)
岩棺.....	(18)
岩滴水.....	(20)
娄山关.....	(22)
杜鹃林.....	(24)
草海.....	(26)
美神.....	(28)
瀑布云.....	(30)
古战场.....	(32)
黄果树瀑布.....	(34)

斗牛.....	(36)
乌江渡.....	(38)
母树.....	(40)
峡谷墓.....	(41)
石板房.....	(43)
土高炉上的树.....	(45)
飞.....	(46)
老人.....	(48)
地下河.....	(49)
地下遐想.....	(50)
溶洞天窗.....	(51)
摇篮.....	(52)
石笋.....	(53)
清水江之忆.....	(54)
龙舟.....	(56)
日出.....	(58)
雾.....	(60)
鹰之魂.....	(62)
孔雀岩.....	(64)
叠泉.....	(66)
溶洞瀑布.....	(68)
绞滩.....	(69)
分界线.....	(70)
雨.....	(71)

祝福.....	(72)
陷阱.....	(73)
高原的情绪.....	(75)
峡谷.....	(75)
归来.....	(76)
清明时节.....	(77)
乌镇.....	(78)
绿色的王国.....	(80)

献给城市的诗

城市回旋曲.....	(85)
十字路口.....	(85)
鸽群.....	(86)
喷水池.....	(87)
设计者.....	(89)
特别快车.....	(91)
列车之夜.....	(92)
鹰之巢（三首）.....	(93)
组装灵魂.....	(93)
飞机设计师.....	(94)
试飞.....	(95)
流水线.....	(98)

炉.....	(100)
纪念碑.....	(101)
造桥.....	(103)
晨星.....	(104)
开拓者.....	(105)
气之歌.....	(105)
散热.....	(106)
喷泉.....	(107)
遥控室.....	(108)
经过.....	(109)
小白屋.....	(110)
顶礼古潜山.....	(112)

生命·土地·海洋

生命.....	(119)
虫草.....	(121)
胆.....	(122)
温泉.....	(123)
岩上的绿涛.....	(125)
森林与湖.....	(126)
新生岛.....	(127)
海之夜.....	(128)

海口·····	(129)
追春·····	(130)
路灯·····	(131)
女摄影师·····	(132)
重返大自然·····	(133)
根·····	(134)
磷火·····	(135)
悬·····	(136)
云海·····	(138)
石林·····	(139)
海韵·····	(140)
岸·····	(140)
远航·····	(141)
冲浪·····	(142)
风筝·····	(143)
秋蝉·····	(144)
种子·····	(145)
后记·····	(146)

舍身崖畔的美的雕像

——读程显谟诗集《美神》

杨 牧

一个诗人出第一部诗集，已过“不惑”之年，虽可用大器晚成相许，但毕竟叫人想到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似并不属于作者一人。

一个诗人出第一部作品，就着力塑造了一座“美神”，而这座“美神”是那样端庄、典雅，既矫健有力，又和谐、平衡，叫人想起《萨莫德拉克的胜利女神》，又毕竟不愧为已过“不惑”之年的诗人。

据作者自称，他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苦行僧”。但自他发表第一首诗，迄今已近三十年。自他落足贵州高原，也已是二十好几年了，对那块土地不可谓不熟，但当他进入一个“溶洞”，举着“长长火舌”，向深处探进，发现那大洞套着小洞，是“无边的黑夜包围无边的黑夜”的时候，他却确认，是“第一次与陌生的黑夜交火”。

这一步似乎十分重要。过往的并不等于熟悉，发现绝不仅仅是看见。而诗这东西，有时旷如海阔天空，有时又神秘

如幽黑之窟；而唯有进入这“幽黑之窟”，才更有可能接近世界，如囊括世界的一孔天窗：

世界最小的突破口

又把世界装下

.....

在天窗外几十年

何不感到天地广大

在黑暗中逗留一刻

便深深渴念光明的一刹

（《溶洞天窗》）

显谟是真正进去了。他潜入幽深而观照世界，身临秘境而感知自己。他“延伸”自己触须的“手臂”，“将地下所有的裂缝触摸”，他“摸到了”——一条“裂缝漏下的我”（《地下河》）。与其将这种怵目的“触发”视为一种人生的惊叹，毋宁理解为一个进入中年的诗人的自重感和紧迫感。

这是个新旧嬗替、风云变幻的诗坛，一如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似乎整个大陆板块都在骚动。许多昨天的风流人物，转瞬变为“历史的陈迹”。甚至刚刚脱颖的“新秀”，很快又被更新的“新秀”所不齿。当然这未必全都属于赞美之列，研究这原因很复杂的现象也不是这篇小文的任务。我只是想说，一个进入中年的诗人，不“吊死”在一棵既往的“树”上，毕竟是必要而有益的。

显谟显然是这样的诗人。虽然他还未象出版过十本、八本的诗人那样，有着焦灼的更新欲，但他也同样感到了压

力：所有的“高楼大厦的压力/所有的脚步匆匆的压力/所有车轮的压力/风的压力/雨的压力/……”，于是他“表现为”“奋飞而起”（《喷水池》）。而这种压力，与其说是纯粹的诗的，又不如说是一种时代的责任性的。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颗民族的因子，“在地球深处集结了千年万年/只要在这里扎下一针/便会怒气冲天……/熊熊地燃烧”（《天然气》）。

诗的感受投射于时代，时代的感应又反馈于诗，于是他又从那个“溶洞”里“钻”出来了。

于是他有了他的《美神》：

那美丽的少女

……

前倾的身躯微微前倾

被一万年的传说阻挡

……

就在舍身崖的边缘

站了一万年

“美神”就这样立在了崖畔。奇怪的是，有一个“被捆绑的男人”，却从“舍身崖边”、从少女的“脚边”，“向前一纵……”，跳下去了！“男人”因此获得了自由，“少女”也从此作为一座美的雕塑，假在了“男人”“弯弯河流”的臂腕里。

这个“男人”当然不会是别人，只能是一个为诗，为美，为执著的追求、美好的世界而探险的诗人形象！

我为显谟这“纵身一跳”击节叫好。这一“纵”也许是决定性的。他真正进入了时代的也是诗的区域。进得去又出

得来，站得住又跳得下，这才是一个诗人的胆识。因为这样，他得到了深度，也得到了广幅。他笔下出现的“溶洞”、“石笋”、“绞滩”、“峡谷”、“滴水崖”、“高原湖”、“杜鹃林”、“乌江渡”……贵州所特有的这一切，也就不再是一时一地的景物了，而是具有了更多寄托的“客体”和“载体”。

显谟总爱选取这样一些“瞬间”或者“瀑布”，在“舍身崖边”纵身下跳（《黄果树瀑布》），或者一排“深陷的眼窝”，在“悬崖上”“沉思”（《岩棺》），或者一幅“半身黑铜像”，在“隐隐马蹄弹响的落日”中忽地一闪（《草场上》），或者干脆是一个“爷爷”，“一下”被操纵杆“拉起来”，“魂儿”在空中“撞来撞去”，俯瞰他的岁月和乡土，“心，一下子沉落”（《飞——十分钟空中游览》）……历史，现实，空间，地面，瞬间，永恒，既流动又凝固，既超然又笃实，显示一个中年诗人应有的成熟。

我不敢说年轻的诗人一定都是浮浪的，但如果有一个中年诗人，一面能不断挣脱旧窠，“舍身”而“纵”，大胆变革诗情、诗艺，一面又保持对生活的忠诚，对艺术的严肃，一定会更象一个样子。

“一个诗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蛎也看得懂，那也十分可悲”。这段话当然我说不出，但我相信我读得懂。诗的懂与不懂，似乎已经不成为问题，中国诗历

来就有“隔”与“不隔”之分——陶、谢为“不隔”，李贺就别有一种“隔美”，且不说它——我只是以为，如果有一种“半导体”，既不“全导”，也不“绝缘”，给读者提供一块“矿体”，又不忘了安一根“触针”，让读者去完成触碰、检波、变普通电流为音频电流，从而产生共振、共鸣的“接收”过程，似也不错。显谟诗显然为此提供了一个话题，虽有时也有“变频失常”或又过于“直流”的现象。

我与显谟是同辈人，若捋年纪，我还当奉显谟为兄。这就是我乐意为显谟写一篇小文的全部原因：毕竟都过“不惑”之年了，会多有共感。我们都不甘居于平庸，我们都懂得，甘居平庸即等于没落。向老一辈学习，向更年轻的朋友学习：我们最具备这种条件。中年两头都可以“越沟”，这就格外得天独厚。而学习更年轻的朋友们的审美方式和表现方式，有时比前者还要紧。但中年也常有这样的毛病，学前者太“僵”，学后者太“随”；太“僵”的东西有时还以为是“老练”的象征，如“小老头”；太“随”的东西有时又以为是“年轻”的标志，如“老顽童”或“老天真”；两头一“杂交”，有时反弄得不伦不类——这样的现象于目前诗坛并不少见。显谟于此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平易，沉稳，变易中而不失其端庄。但也偶有一些失处，比如“故事”，青年诗中彼彼皆是，仿佛那里头有许多了不起的深意，闭眼一想，不过是些花招而已。显谟也不幸被“迷”了一次本来是很清醒的眼睛，如“讲述一堆堆零碎的故事”（《十字路口》），“述说一个容易被遗忘的……故事”（《岩上的绿涛》）、“成为一圈圈被隐瞒的

故事”（《岩滴水》）。这是不该出现在我辈的诗中的。当然，即使我说的没错，也绝不希望导致对学习青年的怀疑。显漠的《美神》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也恰恰在于他的“年轻化”的更新。这是应充分肯定的。即使一时有所漏失，也如他的《地下遐想》，至少证明：

大自然的漏钟

——滴水

在忠实地计算演变中的演变

而且我相信，在“永无止境的演变”中

生命

永不重复

原来的模样

（《生命》）

祝漠兄成功。与漠兄共勉。不敢为序。

一九八五年冬，天山下。



高原回声

高 原 雨

暂时躲避

撑开一颗密密的香樟树

轰隆隆响雷走过

骤雨骤雨哗哗啦啦

鼓动整个高原

然后阳光开屏

亮莹莹羽毛擦拭红土地

成群的鸟儿盘旋

枝条摇曳芽苞醒来

啄食阳光

然而阳光忽然发黄

白云忽然发黄

几片天空破碎

哗哗剥剥冰雹倾注

高原所有的溶洞在雷鸣中

敞开